

## □散 文

## 烟 村 四 五 家

疏泽民

忽然就喜欢上了近郊的原野和原野里的村庄。

起先我并不在意,觉得近郊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的?直到那个周六的下午,和碧峰村祖书记不经意间抵达,才改变了我的认知。

跨过城郊结合部彩虹桥,沿着河埂水泥路往水库方向走,在一片山林处向左拐,踏上林间小道,光线跟着暗了下来。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清香。小道的尽头是一座小山岗,岗上浓荫掩映处零星散布着民居。转过山岗,犹如打开了一扇屏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远处的平畈里排列着一幢幢小洋楼。更远处,是绵延起伏的群山,如一幅油画,给人一种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

一条水泥路通往山居农家,路边有口池塘,好几百亩积,倒映着山影、蓝天白云。一群鸭子在池塘里凫水,荡起一圈圈波纹。岸边的芦苇正在茁壮,青绿的叶片剑一样直指苍穹;防护栏边的红杜鹃开得正艳,板栗、野柿的叶子绿得能掐出水来。坡上的茶园里,几位大妈隐在茶寮间,一边摘

茶,一边东一句西一句闲聊着什么……

这样的场景,仿佛是儿时故乡小山村的再版。

池塘边的水泥路,向前方广袤的田畴里延伸。祖书记说,这里是碧峰村的白花村民组,前面平畈里住着山区搬迁安置的移民,还有一块荷塘,再过几个月,荷花盛开,很漂亮。

白花盛开,莲叶田田,这样的场景,成为我心中的念想。

念想总是撩人。第二天,我骑上单车,走进这片阡陌纵横的平畈,水泥路四通八达,穿过一座又一座小楼林立的村庄。通往竹凹山庄的水泥路边,村舍俨然,白墙红瓦,绿树红花,水塘倒影,相映成趣。在一处水塘边,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姑娘,戴着绿色橡胶手套,拿着一把长柄铁剪,“咔嚓咔嚓”地为灌木剪枝。我想起远在乡下老家的妹妹,修剪茶园时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一栋栋蒙着白色薄膜的大棚整齐排列在田野里,那儿是竹凹山庄30多亩葡萄等特色农作物种植基地。园子里没有

人,葡萄藤蔓正在养精蓄锐,为夏秋季节的采摘积蓄能量。来到竹凹山庄,荷塘里建有竹亭、竹走廊、竹栈道,曲径通幽,颇具诗情画意;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犹如走进世外桃源。

离城区不远,可以随时前往,我为发现这片郊游之地而高兴。

心有所念,足有所行。时隔一周,再次骑车,不知不觉又来到白花村民组的水塘边。与一周前相比,采茶结束,茶农忙于给茶园剪枝锄草,修剪机“嗡嗡嗡”地轰鸣,依然一派热火朝天。

走进田野里的村庄,到处都是花团锦簇,绿树成荫,不经意间就看到农家院墙上贴着“最美庭院”的牌子。在一处别墅式小楼前,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树荫外坐着两位女人,看样子是婆媳俩,都很年轻,正在剥毛竹笋,一位两三岁的小女孩坐在矮凳上,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剥笋。婆媳俩都生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见到陌生人,也是一脸温和、亲切,不拿你当外人。这让我心生一份好感,眼前的庄子是美的,庄子里的人也是美的,美好

的事物总是让人感到亲近,我主动与她们搭讪起来。两位女人都很健谈,说住在这里好得不得了,离城区近,仅仅几分钟的车程,而且水好,空气好,环境卫生好,让城里人羡慕死了。我多问了几句,年长女人听出了我的口音,一下子认定我是她的老乡。

离开故乡近四十年,自以为乡音已改,没想到被这位老乡不经意间认出,我感到意外,又感到亲切,对这里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没来由地,我喜欢上了这里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

离开时,我向她们道别,坐在矮凳上剥笋的小女孩,扭过圆通的脑袋,甜甜地喊了一声“伯伯再见!”,叫得我的心里暖暖的,约摸两三岁的年龄,就如此懂礼貌,想必,是好家风熏陶出来的。

我回望了一眼墙上“最美庭院”的标牌,一股春风在心头荡漾。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我的耳边,响起了稚嫩的童谣……

## □诗 歌

## 河流的孩子(二首)

刘忠华

## 画火车的孩子

从没见过火车的孩子  
要画一列火车

他把河流画成车厢  
把桥拱画成车轮  
把峡谷画成车窗  
把树画成车窗里的人  
把日头画成车灯  
把自己,画成开火车的人

他一边画一边鸣——咣当咣当开  
那火车好像从春天开出来  
声音都是潮湿的  
车厢都是绿色的

山上的石头抱着白云  
纷纷往下跳  
就像跳下月台  
就像跳下小学校的山坡

火车经过的地方  
大地会有一些颤动  
大地上的事物  
先是在风中晃动  
然后又慢慢回到原来的样子

火车鸣——咣当咣当  
火车经过好多好多  
司机也说不出名字的地方  
火车在阿妈的吆喝声中  
才慢慢停下来

他把画好的画  
慢慢卷起  
他想把画好的火车  
带给冬冬看

冬冬是他住在山那边的表妹  
冬冬父亲,也就是他小姨夫  
是在远方开火车的

## 我是有河流的人

出门远行,我把河流  
装进矿泉水瓶子里  
再把矿泉水瓶  
放进背包里  
背起来

我是有河流的人  
尽管你们看不见

背负着这条河流  
有时候走得快  
有时候走得慢

有时候我奔跑起来  
两边风景快速后移  
多么像流水奔腾  
把好看的部分流给两岸  
留给后来人

而此刻我停下脚步  
在一棵树下听流水  
河流在矿泉水瓶里  
安静下来  
像什么也没有

拿出矿泉水瓶不停地晃动  
终于,听见河流  
发出轻微的水响

像我的爱,在世界的角落  
发出轻微的新声

## □散 文

## 桑 葚 熟 了

徐瑞成

那是一片葱茏繁茂的桑园。春天的第一批桑果熟了,串串桑葚挂满枝头,红得发紫,黑得透亮,远远望去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

我不到桑园体验采摘之趣,至少已五六年了。追溯原因,或许有二:一则住进了市区,远离了那份故土;二则事务过于繁忙,抽不开闲假时间。如今,每当遇到村姑用竹篮装着肥硕饱满的桑葚在小区叫卖时,我便心旌荡漾,神不守舍,非去购个半斤八两来尝鲜不可,否则我内心是极不能宽恕自己的。

桑葚在我的记忆里烙印太深。少年时候,经常吃桑葚吃到嘴巴变色。村子里哪个地方有桑树,哪株桑树的挂果多,我们都是心里有数的。徐家猪圈旁的紫桑,张庄水塘北的白桑,还有圩堤下的黑桑,味道都是极美不过的。但凡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就如同脱缰的野马竞相拥至桑树下,桑树下立刻就沸腾起来了,伙伴们或攀树而寻,或拽枝而够,或伸手而采,或张口而尝。此时,桑树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任由我们闹腾,却无半句怨言。直到爸妈呼唤回家吃饭的声音传来,我们才慌忙抖落满身的灰土匆匆收兵。

经年之后,我们日渐忙碌的身影似乎远离了桑葚。但我们也慢慢获知,桑葚乃“民间圣果”,营养价值极其丰富,既可食用,又可入药,并有补血滋阴、生津止渴、补肝益肾、调节睡眠等诸多功效,故民间有“四月桑葚赛人参”之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频频出现在皇宫院内。《本草新编》对桑葚的食用有“紫者为第一,红者次之,青则不可用”的记载。如今,又到吃桑葚的季节,桑葚对我们的诱惑真的很难抗拒了。

于是,我们日日期盼能置身某一桑园,既无案牍之劳形,亦无诸事的缠身,面对累累桑果,可尽情采摘,

也可尽情享受。终于得知,陈集绿馨园里就有一片这样的桑园,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大抵有三十余亩。某个周日,我和好友三五成行,驱车直抵桑园,瞬间就被那里的景致撩醉了。这里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一棵又一棵桑树连绵成荫,枝叶之间挂满了桑葚,或红或紫,或隐或露,犹如镶嵌于绿叶之间的玛瑙,万分喜人。此时,有外地慕名来的游客,也有附近的村民,三三两两穿行在桑树林间,一边采之,一边品之,其乐融融。我们发现,爱吃桑葚的岂止我们,老鸱、喜鹊、斑鸠、麻雀,纷纷往桑树上云集,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甚是热闹。

有人说,“桑葚熟时满地诗”。此话不假,历代诗人描写桑葚的诗句,俯拾皆是,诵之不绝。“桑葚熟以紫,水鸟时遗音”,这是陆游的名句;“兔隐乌肥,鸟鸣桑葚熟”,这是白居易的描述;“卢橘梅子黄,樱桃桑葚紫”,这是范成大的抒怀;“满地紫桑葚,数枝黄栗留”,这是文同的赞语。有如此众多诗人的抬爱,桑葚自然名声大振,后世赢有“果皇”之美称。古人尚且如此喜爱桑葚,我们后人又岂有理由远离呢?

每年四五月份便是桑葚成熟的盛季。尤其初夏,暖风吹拂,桑葚熟得特快,早晨看上去尚是青黄,午后就马上变成紫黑色的了。望之,翠绿的桑叶随风轻摇,叶下那三三五五聚的桑葚,便在风中微微颤动。我们带着竹篮,也有提着小袋,大家说笑着将鲜果采下带回,或呈送母亲,或款待同事,或馈赠友人,既尽蔡顺敬老之礼,又显田文待客之道,不亦乐乎。有人说,给你摘桑葚吃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你的人。故桑葚又有句特别响亮的广告词:“遇桑了你,甚是喜欢!”说是喜欢,自有原因,桑葚水分充足,酸甜可口,咬在嘴里,紫色的果汁喷涌而出,唇齿留香。

桑葚,家乡的味道,怀乡的记忆。



初春西湖

晓明 摄

## □随 笔

## 远 近 之 意

郭华悦

一幅画,若想囊括远山近水,就得讲究笔墨上的浓淡。近处浓,远处淡,笔墨之间的参差,凸显了距离的远近。于是,小小尺寸之间,便有了大天地。

一个人,若想有格局,也得讲究远近。

首先,心中得有远意。那远意,是秋水的冷清,是冬木的孤傲,是水墨画中远远淡淡的冷墨。就像一处风景,远观美则美矣,可一旦走进,人人其中,容易因叶而障目,无法观其全貌,反倒因此而觉察不出其美。

于人,亦是如此。走太近,容易失了分寸。太过纠缠,对于一段关系中的双方,往往都是一场灾难。人在局中,只见其弊,难见其利。久而久之,眼里心里装的都是对方的不是,关系愈况愈下,最后的结果自然不容乐观。

远意,是懂分寸,知尺度。有远意,虽不热闹,却朗阔清涼。人与人之间,有了远意,才能撇去浮沫与虚荣。这样的关系,如秋水绵绵,如冬木含春,外面看似疏荒,却能在远意荡漾中,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希望与慰藉。

## □散 文

## 母 亲 的 菜 园

南书堂

前,母亲有时端一碗饭来,有时拿一只正纳的鞋底来。

父母努力经营着菜园,菜园却无法满足家里越来越大的开销了。五个孩子一天天长,老房子不够住了,再盖一处新房迫在眉睫。父亲决定出门打工,母亲说,菜园有我呢。

父亲很快找下差事,在县城的招待所当炊事员,除了做饭,还负责食材采购,于是,家里的菜有了的一处稳定的销路。母亲高兴之余又发愁起来,父亲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菜咋送去呢?我说,我可以每个星期去送。母亲说,你还会骑自行车呀,我说,这就去学,明天骑车去送。没等母亲反应过来,我便借了邻居的自行车,在村子的大场上溜了起来。

第一次骑自行车上路,就要骑四十多里,且带着六十斤的蒜苔。我是趁母亲一早下地才出门的。车头有点不听使唤,我骑得别别扭扭,一遇到前后来车就吓得赶紧停下,还不时听到呵斥。好在那么长的公路给了我足够的锻炼机会,菜送到父亲手中时,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送菜的事由我包揽下来,母亲买了

一辆加重自行车以示支持。每到周末,母亲早早准备好要送走的菜,我真检查自行车车况,母子间新的默契就此形成。母亲的菜园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六七年。

这期间,家中挨着老房子续了三间厦房,盖一处新房子的计划一拖再拖。父母说,盖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要盖得像样。所谓像样的房子,就是那时农村开始流行的钢筋水泥结构房。我参加工作后,想帮家里尽快盖起这样的房子,父母却坚持不要我出资,直到父母的积蓄差不多了,才动工。

新房子落成,办婚宴谢亲朋四邻的日子也确定下来。父母说,筵席就摆在新房后院。我说,那还不赶紧把后院硬化出来。大家赞同,唯母亲不作声。水泥地面抹到一半,母亲制止道:不要再打了,给我留一片种菜地。于是,院子里保留了一席泥土,后来成了母亲晚年仅有的一片田地。

搬进新房不久,父亲病倒了,落下了行走困难的后遗症,时时需要照料。平日忙里忙外的母亲,一下子力不从心起来。种的菜卖不出去,是最大的问题。小镇的集市就那么大,种菜的越来

越多,大家看啥菜能卖出去便一窝蜂种啥,结果一些菜烂在了地里。

村里人说,种菜不挣钱,就得出去打工,地又不能荒着,干脆种上药材,两三年挖一回,省事。于是,田地上出现了药材开出的花海,煞是漂亮,成了如今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基础,最初却是人们的无奈之举。

我跟弟弟商量,让他接管母亲的菜园种药材,母亲竟然爽快答应了,条件是给她留一分地种菜。母亲的爽快,和村里的种菜户一样,有一种决绝的意味。又说,种的菜不卖了,专供你们回来拿,就这么定了。

母亲的菜园缩小了,菜的种类比过去还多。她不敢荒着,干脆种上药材,有时会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去菜园,捡一朵落花,或是摘一个黄瓜。

十三年前,父亲安详地走了。母亲说,一个人的日子也要过得有滋有味。我们不在母亲身边,陪伴她的是,园子里的蔬菜。

年复一年,母亲的菜园从半亩缩到一分,从大田退到后院,进入耄耋之年,她还去高台上,拄着拐杖,颤巍巍站在那儿,望着她曾经的菜园。现在母亲几乎什么都听我的,但在种菜这件事上不妥协,哪怕只种着后院的一席之地。母亲有时在电话里说她病了,我们火急火燎地回到家,她却嘿嘿地笑着说,这些菜,你们带走,就啥都好了。

